

北京市工农业余学校高中課本

語 文

第 五 册

北京市教育局工农教研室編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市工农业余学校高中課本

語 文

第 五 冊

北京市教育局工农教研室編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德胜胡同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4 $\frac{1}{16}$ ·字数：66,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4次印刷

印数：11,051—22,050册

統一书号：K7071·252 定价：(2) 0.22元



目 录

一、包身工 夏衍	1
二、母亲 小林多喜二	22
三、俄罗斯性格 阿·托尔斯泰	31
四、古代詩歌三首	45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关山月 陆游	
过零丁洋 文天祥	
五、送东阳馬生序 宋濂	49
六、鴻門宴 司馬迁	54
七、破除迷信 范文瀾	62
八、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 艰难的事业 刘少奇	72
九、駁资产阶級对苏联宪法草案的批評 斯大林	83
十、艾森豪威尔的旗帜是海盜的旗帜 人民日报社論	94
十一、反对繁文 吳晗	104
十二、反对党八股 毛澤东	109

一 包身工 夏衍

已經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里的生物已經在蠕动了。

“拆鋪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皮衫褲①的男子，象生气似地呼喊，“蘆柴棒，去烧火！媽的，还躺着，猪彘！”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豎八地躺滿了十六七个“猪彘”。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滿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很快地就象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騷动起来。打伸欠，叹气，寻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別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彘”的生物中間，已經很迟鈍了。半裸体地起来開門，拎着褲子爭夺馬桶，将身体稍稍背轉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換衣服。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彘”身上踢了几

① 拷皮衫褲——用拷綢做的衫褲。拷綢是用薯莖液染的一种絲織品，有黑、黃、紅三種顏色，正面象漆一般发光。

脚，回轉身来，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再不起来？懶虫！等太阳上山嗎？”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鈕扣，几个睡眠惺忪①的“懶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滿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鍋子里的稀飯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象蘆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蘆柴棒”当作了她的名字。

这是楊树浦②福临路东洋紗厂③的工房④。长方形的，用紅磚墙严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門汀的弄堂⑤馬路划成狹长的两块。象鸽子籠一般的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二三个“懶虫”和“猪羅”，所以，除了“帶工”⑥、老板、老板娘、他們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請

① 睡眠惺忪——刚睡醒，眼睛还迷迷糊糊的样子。

② 楊树浦——上海的工厂区。

③ 东洋紗厂——日本人开设的紗厂。

④ 工房——工人宿舍。

⑤ 弄堂——胡同，小巷。

⑥ “帶工”——管理“包身工”的工头。

願警①……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豬糞”。

但是，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板。每年，特別是水災、旱災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里有“腳路”②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游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孩子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用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快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給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恨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份了。于

① 請願警——舊社會有錢的人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全而出錢向反動政府雇用的警察。

② 有“腳路”——有門路可走。指能串通廠方的負責人。

是，在預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費大洋念元^①，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归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臨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帶工”头手下，她們是順从地替帶工賺錢的“机器”。所以，每个“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②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帶着百五十个以上。手面寬一点的“帶工”，不仅可以放債、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樓、浴室、理发鋪一类的买卖。

东洋厂家将这紅砖牆封鎖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价租給“帶工”，“帶工”就在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里面装着沒有固定車脚的三十几部活动的机器：这种工房沒有普通弄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后門一样。每扇前門框上一律地釘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上面用东洋笔法的汉字写着“陈永田泰州”“許富达維揚”等等帶工头的名字和籍貫。門上，大大小小地貼着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联，中間，大都

① 念元——二十元。念，念 niàn(ㄋㄧㄢˋ)，二十，廿的大写。

② 手面——排場，勢派。

是紅紙剪的元宝、如意①、八卦②，或者木板印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③的图象。春联的文字，大都是“积德前程远，存仁后步寬”之类。这些春联貼在这种地方，好象是在对别人驕傲，又象是在对自己諷刺。

四点半之后，沒有綫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水門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滿了。凉爽而帶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約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們的仅有的天惠④。她們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拗执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陸續地两个一組两个一組地用扁担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着从人們身边擦过。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迭迭的“打印子簿子”⑤，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象火車站軌票处⑥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楼

① 如意——原是一种搔背的器具，后多用玉石做成，长一二尺，一端作云形，可供玩賞。这里指如意的图形。

② 八卦——迷信的人用以辟邪的一种八卦图形。

③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封神演义》里說姜子牙輔佐周武王伐紂灭殷后，斬将封神，威力很大。旧社会里，迷信的人常在某些地方写上、刻上或貼上“姜太公在此”一类的話，認為这就可以趋吉避凶，无所畏忌。

④ 天惠——天賜的恩惠。

⑤ “打印子簿子”——名冊。

⑥ 軌票处——剪票处。

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輪值烧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們的定食是两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飯由老板差人給她們送进工厂里去。粥！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較少的粳米①、鍋焦②、碎米和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萵苣③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們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沒有同时容納三十个人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地搶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舐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时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鉛桶到鍋子里去刮一下鍋焦、残

① 粳米——早熟而沒有粘性的稻米。粳，念 xiān(ㄒㄧㄢˊ)。

② 鍋焦——鍋巴。

③ 萵苣——菜名。念，wōjiù(ㄨㄛˊㄐㄩˋ)。

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攪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机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着死不起来，活該！”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顧正紅事件^①，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和肉构成起来的人类。所以当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过了的时候，他們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該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再消极一点，他們也还可以拚着餓死不干。产业工人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讨厌的事情，但是，经营者是决不肯追寻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經驗的“温情主义者”^②，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斗争（“五卅”）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結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温情主义嗎？

① 内外棉的顧正紅事件——1925年5月間，上海的日本紗厂（内外棉）的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枪杀罢工运动的工人領袖顧正紅，造成“五卅”惨案。

② “温情主义者”——指那样一些资本家，他們为緩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緒，虛伪地提倡劳資双方要重視情誼，和衷共济。

不，不！他們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而已。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屬於帶工的老板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板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过的蘆柴棒来做個例子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蘆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扎着起来了，她很見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帶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白相人”^①，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②达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自由生杀的权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沒力，請求他

① “白相人”——上海人对流氓(游手好閑的人)的称呼。

② 触手——原是动物学名詞，腔腸动物和棘皮动物的感觉器官。

的怜悯。

“假病！老子給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上一举，蘆柴棒手脚着地，很象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烏賊。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蘆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蘆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地跳起身来，于是在門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門房里置一个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块“工房重地，閑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将管理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領回来，她們就永沒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絕沒有因

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他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他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试验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①、扛原棉②、松花衣③之类。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④，条子间⑤、粗纱间⑥去工作。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弹⑦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第一次回声⑧很有劲地叫了。红砖罐头

① 开花衣——拆开棉包。

② 扛原棉——扛运棉包。原棉，已轧去棉籽的棉花。

③ 松花衣——松开因打包而被压紧的棉花。

④ 钢丝车间——就是钢丝车(梳棉机)车间，也叫梳棉车间。

⑤ 条子间——就是并条车间。这个车间的任务是把钢丝机生产出来的棉条(生条)加工，使之成为品质优良的熟条。

⑥ 粗纱间——把棉条纺成粗纱的车间。

⑦ 纠弹——纠，举发；弹，弹劾。

⑧ 第一次回声——指上工的气笛声。

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就好象鷄鴨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沒鎖鏈的奴隶。每人手里都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生气。一出門，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家工作的“外头工人”們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們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她們沒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綠乃至蓮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条紋的褲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辮子，破脏的粗布鞋，纏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蹣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談話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語不通，这都是她們不亲近的原因，过份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別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識地存在着①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願餓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調厂和不做的权利。

① 下意識地存在着——意思是說，不自覺地存在着。下意識，唯心主义心理学名詞，指沒有清楚地意識到的心理状态。

紅砖头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她們叫印度人的通稱)把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准許她們貢獻勞動力的憑証。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貼着照片的入廠憑証。這憑証，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里應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証。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地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里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大都是這種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制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象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

痺了你的听觉，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錠子①的轉动、齒輪的軋砾②……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象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地紧装在这紅砖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沒有使你的听觉有分別这些音响的余裕。紡紗間里的“落紗”（专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势，而用經常銜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銳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张了的空气。

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飞揚着无数的“棉絮”。扫地的女工，經常地将扫帚的一端按在地上，象揩地板一样地推着，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紡机的中間）中間反复地走着，細雪一般的棉絮积在地上，依旧看得出来。弹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将打成包捆的原棉拆开，用手扯松，检去里面的夹杂成分；这种工作，現在的东洋厂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为她們“听话”，肯做別的工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那种車間里面，不論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兒就会变成一律的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地在室中飞舞着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們的五官鑽进，头发、鼻

① 錠子——紡錘。紡紗时用来使棉絮成为綫纜的工具。

② 軋砾——摩擦。砾，念 lì(力)。

孔、睫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象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些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厂女工没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一五克的花絮！

湿气的压迫，也是紗厂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胁，她们每天过着黄梅，每天接触着一种饱和着水分的热气。依棉紗的特性，张力和湿度是成正比例的，说得平直一点，棉紗在潮湿状态，比較不容易扯断，所以車間里面必須有噴霧器的装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机的头上就有一个不断地放射蒸气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对面不見行人！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潰烂。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头人所能想象的了。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加速度地容易疲劳。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綫不接，錠壳①軋坏，皮輥②摆錯方向，乃至車

① 錠壳——錠子的外壳。

② 輥——念 gǔn(ㄍㄨㄣˇ)，机器上圓筒状能旋轉的东西。